

# 汉宝德论传统建筑

# 建筑历史文化

汉宝德  
著

黄健敏  
主编

**建筑  
是文化的具体反映**

传统是文化生命的一部分，不能用局外者的身份要求延续，  
要使内在的文化生命继续存在下去。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# 建筑历史文化

汉宝德论传统建筑

汉宝德 著 / 黄健敏 主编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北京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建筑·历史·文化：汉宝德论传统建筑 / 汉宝德著；黄健敏主编. — 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-7-302-37646-0

I. ①建… II. ①汉… ②黄… III. ①古建筑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TU-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18063 号

责任编辑：白 丹

装帧设计：孙 璐

责任校对：王荣静

责任印制：沈 露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 总 机：010-62770175

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[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](mailto: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)
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, [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](mailto: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)

印 装 者：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54mm×230mm 印 张：13.5 字 数：179千字

版 次：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：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~3000

定 价：46.00元

## 序

回顾我一生中做的几件事，古迹维护的推动是比较使我感到骄傲的。在半个世纪前，台湾尚是一个贫穷的孤岛，为求生存而挣扎，谁会想到维护一些被认为是落后象征的破旧的老建筑？大部分的民众都有去之而后快的感觉，只有三两地方文化的爱好者，如林衡道先生，才发出微弱的维护的心声，而不为大家所乐闻。这样一个拓荒者的工作，经过若干年的努力，居然借着经济成长的力量，形成一股风气，到今天，为大部分民众所接受，实在是值得庆幸的结果。

这本集子是我在古迹维护的工作中所做的反思、调查、研究的记录。第一篇对中国建筑传统延续的思考是在大部分维护工作完成之后，所做的文化性的探讨，原是为“二十一世纪基金会”的研究计划所写的报告。第二篇到第四篇为古迹修护前的研究报告，其中以板桥林家与彰化孔庙的两个重要的古建筑为主。其实为了维护古建筑，并没有必要做这些研究，但因台湾对本土的建筑缺乏学术性的记录，很难得到当局对此的认同，所以才在调查、测绘工作的前面，先把此建筑历史上的重要性加以研究并说明。我的这个做法后来发展为台湾古迹维护过程的第一步。在今天再次出版当年的这些文字，其价值只能说是陈述了台湾文化资产保存的早期历史。

也许是这个理由，健敏老弟在文章的搜集上，包括了几篇我在人间副刊发表的短评。那是在林家宅第与花园的保存过程中遇到的阻碍，所反映的意见。可以约略窥见当时对这样重要的古建筑的保存，仍不免阻碍重重的情形。今天回头看当年，实令人感慨不已。

台湾的古迹保存到今天，重点已经转移到日治时期的建筑了。维护的重点在记忆，不在文化。所以这是很自然的。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问题，古迹维护何尝不是如此。在这本集子撰写的时期，我们要保存的是文化、是历史的证物。保存的目标是清代的重要建筑。坦白地说，当我们逆势努力做维护工作时，心中是抱着历史、文化的使命感的。

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，我很庆幸看到林家花园、彰化孔庙仍然存在，年青一代所关心的是他们年幼时所熟悉的环境。所以为幼时记忆而保存的风气渐盛，已经不需要历史性的过分追究了。难道我们还要为日本人在台湾立碑吗？

希望耐心的读者以这样的心情来看这些完成于数十年前的文章，对于健敏老弟与出版社的朋友们给予的帮助，我衷心感谢。

漢宮德

# 目 录

建筑·历史·文化  
汉宝德论传统建筑

中国建筑传统的延续	1
板桥林宅的空间与形式	33
板桥林家花园	67
附录：又是林家花园	94
彰化孔庙	105
附录：彰化孔庙的修复与还原 ——记东海大学建筑系一次座谈会 / 施叔青	137
屏东书院	153
“文化资产保存法”	185
古迹维护应有的生命感	201
建筑·历史·文化	207

# 中国建筑传统的延续

## 问题之症结

在中国现代化之阵痛中，没有一种艺术像建筑一样遭遇到新形式的难产。因此中国建筑的现代化问题，自从建筑家有意识地寻求解答以来<sup>1</sup>，一直是建筑界最吸引人的论题。到今天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，海峡两岸仍然没有产生一个大家认同的方向。分析起问题的症结，不外如下数端：

### （一）沉重的历史使命感

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承续先人的传统，发扬历史文化的使命感，在建筑界也不例外。态度严肃的建筑师在执行建筑业务的时候，中国的传统永远是心头上的巨大阴影。

在西方各进步国家并没有同样的问题，欧西的现代建筑先驱视建筑为生活的必需品，因此为生活而创造，为新时代而设计，是他们的建筑师的主要任务，传统建筑对他们而言，充其量是一种环境的条件，而不是思虑的重点，他们要为自己创造历史<sup>2</sup>。即使在与我们有近似问题的日本，虽曾在现代化的初期有过争论，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他们的建筑界就摆脱了传统的阴影，勇往直前，向国际化进军，同时传统已融入现代生活之中<sup>3</sup>。他们为了弥补国际化的缺失，在传统建筑的维护方面不遗余力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，产生自然的互动关系。

1. 1919年3月朱启铃为李明仲《营造法式》之影印版写跋，提到国人忽视传统的忧虑。见该书卷八。

2. 德国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对传统的看法可为代表。参见Walter Gropius, *The Scope of Total Architecture*, p.71 (中文版, 汉宝德译《整体建筑总论》)。

3. 日本人的生活中，如和服的持续使用，建筑中之和室等，为国人熟知之事实。日本住宅新建筑为其传统住宅之直接传承，参见Robin Boyd著，汉宝德译《日本建筑新方向》，境与象出版社。

然而中国的建筑师一直在寻求一个融合现代化与传统化的中国建筑。基于中国文化不断改革的特质，中国社会并不重视传统的严格维护，比较倾向于祖述传统，另创新意。因此在历史的使命感中，“承先启后”的意识非常强烈。对传统的延续过分地意识化，要求推陈出新，为后代开辟一条途径，中国的建筑师把自己放在极为困难的立场上。在史无前例的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下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风雨飘摇中，建筑师并没有足够的社会主导力来体现民族的时代象征，他们的野心夸张并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
## （二）结构形式的巨大差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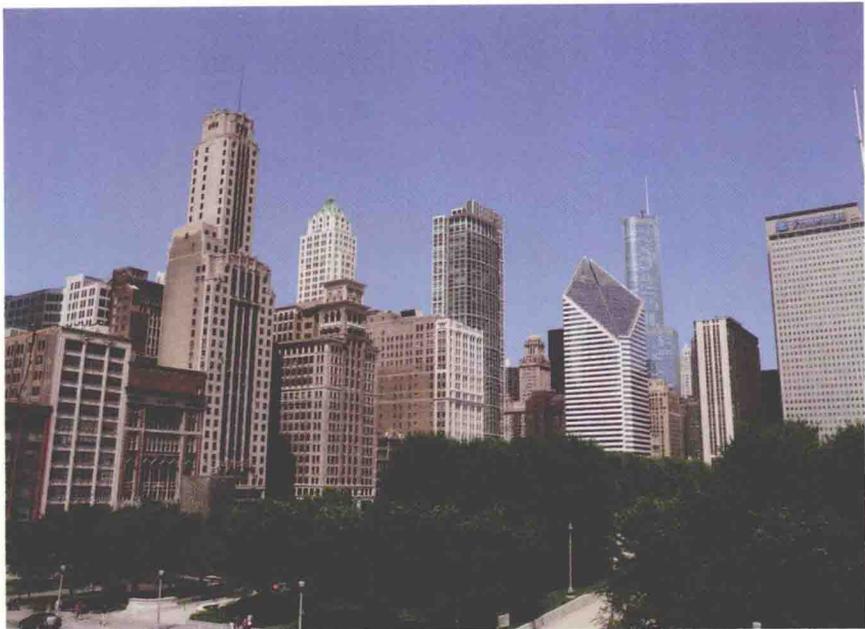
建筑的现代化，在欧西是工业化自然产生的结果。在漫长的工业革命以后的一百多年间，技术与材料的进步促成了20世纪初的建筑改革，现代建筑的理论不过突显既成的事实而已。勒·柯布西耶（Le Corbusier）的新城市理论是在芝加哥发展了高层建筑之后的产物。芝加哥在世纪之交的发展，是西方近代城市文明与科技结合的产物<sup>4</sup>。

我国却一直没有发展出高居住密度的城市文明。这与中国后期文明发展的迟滞有直接的关系。中国在乡村文明的主导下，一直以院落式的居住形态为主，没有发展出高层居住的条件与需要。建筑虽经数千年的演变，在本质上，是一种原始的建筑，加以文化的包装，是一种名副其实的“装饰棚子”<sup>5</sup>。

与此相反，欧西建筑的精神则建立在纪念性的追求上。他们自古典时代以来，就以砖石为建筑材料，脱离了木架构的时代。我们不讨论木造建筑与砖石建筑孰为进步的问题，就两种系统的融合，在观念上与技术上都是难以克服的。欧西的建筑，不论为传统的砖石建筑，或现代的高层建筑，与基本上是木造的、低层的中国传统

4. Sigfried Giedion, *Space, Time and Architecture: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*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5(4th Ed.), p.366.

5. Robert Venturi, *Learning from Las Vegas*, MIT Press, 1972, p.65.



芝加哥高层建筑

建筑，实在很难交融。中国的建筑师在过去的数十年间，为这样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求解答，为自己建造了观念上的陷阱，无法挣脱。自技术观点看，认为中国建筑传统完全不可能与现代建筑相结合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### （三）西化与现代化的混淆

在我国文化面对西方冲击下的现代中国建筑师，对于移植西洋形式，一直有观念上的混淆。他们时时分不清西化与现代化的不同<sup>6</sup>，因此在中国建筑现代化的途径上，浪费了不少的精神。

现代化是否即为西化，是见仁见智的，但在建筑上却可明显地划分。现代化是指工业化及其衍生的一切社会变迁，西化则指以西洋文化为模式加以抄袭。后

6. 现代化应该是国际化的近似语，即采用西方文明中现代化产生的科学技术可以用于全人类者；西化则包括西方文明中国有的价值观，包括其生活方式。两者在文化的论辩中很难划分。大多数激进的改革派主张两者不可分割，但是在建筑上则可分辨。

者包括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。工业是西方文化的产物，其间的分际有时不甚清楚。在建筑上，使用现代材料或空调系统，显然是现代化；建造工厂、高层公寓、办公大楼是现代化；引进西方的学院派建筑，建造英国式或西班牙式住宅，或文艺复兴式官厅，则为西化。使用现代技术建造西洋式的建筑是全盘西化，建造中正纪念堂或毛泽东纪念堂也是西化<sup>7</sup>。其间的分际是非常明显的。

如果中国的建筑师自始接受西方革命的成果，直接注入中国建筑中，以中国的社会需要为衡，则在传统承续上可能较容易找到答案。不幸中国现代建筑师是西方建筑学校的产物，他们在接受现代文化之前，先接受了西方传统的建筑教育及其价值观。在观念上，难免以为移植西方的建筑形式就是现代化。这种混淆的观念经过在中国设立的西洋式建筑教育制度传给下一代。直到今天，建筑界仍然



建于日据时代西化的台北住宅——台北故事馆

7. 纪念堂建筑是西方的观念，所以虽然建筑形式可能是中国的，但其本质是西方的。

8. 这是建筑界一般的看法，见林徽因《中国营造则例》绪言，19页，该文写于1934年1月。



桃园神社

无法把建筑技术与建筑样式分开，而唯美国潮流马首是瞻。大家认定现代建筑就是先进国家建筑形式的移植。

#### （四）传统定位的困惑

中国有数千年历史，今天所见之建筑，至少有两千年可追溯。汉唐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时代，明清则是我们直接传承的时代。我们所谓传统，指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把两千年的中国建筑传统视为一体，那就是承认自汉唐到明清，基本上一脉相承，没有根本的差异，即使到了明清有衰微的迹象，也没有到灭亡的程度<sup>8</sup>，因此我们要找到中国建筑的精髓，作为我们所认定的传统。自这个观念回顾中国建筑，那就不可能以清代业已衰微的传统为我们的传统，就不得不以恢复唐代的建筑为职志了。

不错，自从民国初年再版李诫的《营造法式》以来，中国学者已经大体上重建了唐宋以来的古建筑历史。我们要恢复汉唐的形式，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。但这是有意义的吗？历史是可以回头的吗？我们不能不承认，建筑是文化的具体反

映。我国的文化精神已远离唐宋时代。比较起来，日本自接受唐化之后，倒是在其文化中保留了大量唐代精神。因此在近代建筑上，不时展露出唐宋风貌，而在同时，中国的建筑家若尝试在设计中透出些唐人风貌，则不可避免地为人误为日式<sup>9</sup>。

大凡建筑的发展为自简入繁，而建筑原则的现代化则为返真归璞，中国建筑形式的现代化，即使不着意强调汉唐，自清代宫殿还原，其结果亦有汉唐之风，与日本建筑的现代化不易分辨。事实上，日、韩建筑界在传统建筑上的求新形式，并不如中国建筑业界殷切，但殊途同归，如有尝试，必然具有类似的特色。此对中国建筑而言，是一种很大的心理负担。若不以唐宋建筑定位，又如何定位？

## 传统维护的尝试

当清代末年，列强势力压境，改革浪潮新兴的时候，维护传统是保守派的观念。文化界在中西文化体、用之辩时，建筑由于知识分子道器两分的思想习惯，根本不在他们的思虑之中。建筑是一种“器”，因此其“用”是主要的考虑，完全西化并非不可以接受。所以清末洋务新政的工厂大多采西式<sup>10</sup>。这时候已经产生了西化与现代化的混淆，全国各大港埠有洋人活动之处均陆续兴建了西式住宅。当时的中国，民间的心态与殖民地并无二致。西洋式建筑在民间是财富、权势与进步的象征。过去一百年间，建筑中的民族观念是逐渐复苏的，其复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
### （一）外国人主导期

西方文化侵入我国，教士是先锋。他们深入民间，学习当地的方言，宣传基督教义，试图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。他们是知识分子，

9. 台湾之日式庙宇亦有被视为中国唐式的情形。如桃园神社拆除时曾受到批评，理由之一即其建筑形式近乎唐式。

10. 见王绍周《中国近代建筑图集》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9年，39页。

11. 上引书《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在近代的运用和发展》，283页。初期似以美国人较为积极地寻求中西合璧。

长期留在民间，对中国的民俗文化有深入的了解。久而久之，产生感情者不在少数。他们或为中国艺术与文物的爱好者与研究者。无论理性还是感性上，比起同时期城市中的中国知识分子，他们更中国一些。同时，了解当地的文化，接受之，并逐渐渗入西方基督教的要义是他们一贯的宣教手法。他们兴建学校、教堂、医院，虽然都是西式的建筑与西式的功能，但糅合当地的建筑的形式，是一种收拾民心的方法，也是他们内在的感受。所以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常常是在现代化的初期，当地人要求全盘西化，西方的教会反而站在民族主义与乡土主义的一边，有时甚至有政治化的倾向，台湾的教会就是一个例子。

他们也持人类学者的观点。中国文化也许比其他野蛮的文化要高超些，但他们深入民间，在四书五经的官方文化之下，发现中国文化落后与迷信的实质，他们用文字和图画予以记录，作为自然史数据的一部分，建筑当然是他们所注意与记录的对象。由于他们基本上持有居高临下的态度，丢不开西方本位的观念，他们所认识的中国建筑与18世纪以来，西人记录的中国建筑，虽有程度上的差别，但没有根本上的不同。他们只看到特征，却掌握不到神情。

在20世纪20年代及以前，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，大体上代表了第一波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尝试。这个时期“中西合璧”的建筑，是把中国式样当装饰加在西式建筑上的。英美的大学校舍，在19世纪是以文艺复兴式为主，到其末期反而回到中世纪式样，中国式的屋顶并不能恰如其分地与各种样式相配合。所以西

1924年齐鲁大学教师们  
摄于校门口（取自网络）



方人建造中国式建筑，多少有些洋人说中国话的味道。齐鲁大学的入口塔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<sup>11</sup>。

## （二）政府主导期

在辛亥革命之后，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流行。尤其是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后，寻求民族独特性（identity）的要求十分高涨。这是一切弱小民族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，心理上的自然反应。民族式样的建筑是一种象征，因此提倡民族式样的建筑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号召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，公共建筑彻底西化，虽有保守力量反对亦不能抗拒，到昭和时期，军阀抬头，有征服亚洲之雄心，为鼓舞民心士气，提倡民族主义，夸张大和民族的优越性，因而有民族建筑形式出现<sup>12</sup>。



加上中国式屋顶的广州中山大学校舍

12. 日本在战争时期所建之高雄车站属此种形式之一，称为兴亚式或帝冠式。战后的日本建筑界认其系军国主义之表征。在兴亚式的讨论方面，很有趣的一段文章，见越泽明著，黄世孟译《中国东北都计划史》，第七章，台北，大佳出版社，1986年。

13. 外国人以前仍称国民政府为 National China。

14. 上引王绍周著同章，认为国民党在1920—1930年间所建宫殿式有不少佳作。



兴亚式的高雄车站

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之后，也有显著的保护主义色彩。这种文化的保守主义，在建筑上寻求民族独特性是理所当然的。国民党虽然盛倡三民主义，但表现在第三者的眼中，他们只是民族主义者<sup>13</sup>，以对抗外族传统与侵略为奋斗的目标。所以国民政府在南京所建的政府大厦与纪念性建筑，清一色为中国式。这些建筑是中国的官员所主导，由中国的建筑师所设计，中国的营造业所执行，已经洗却传教士建筑的生硬感<sup>14</sup>。大部分的建筑可说是西方学院派建筑的中国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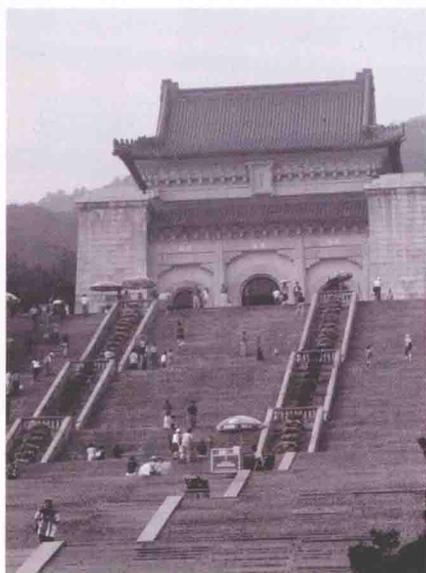
在这个时期，中国的学者对传统的官式建筑已进行深入的研究，对中国建筑

的神韵已可掌握。学院派的教育使他们能了解西方建筑中的权衡理论，可以用以分析中国建筑，适当地配合于西式建筑的功能上。学院派建筑与简单大方的中国传统比较相近，所以这一阶段的建筑都具有相当的质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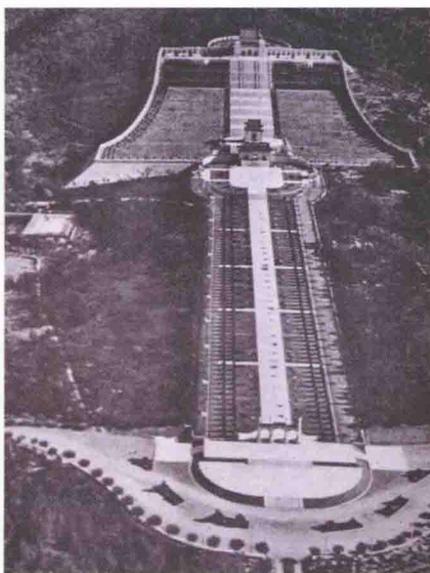
虽然此一时期在建筑的民族化上有各种尝试<sup>15</sup>，但仍以西式的建筑上加中式屋顶为主流，因带有曲线的琉璃瓦屋顶是中国系建筑的最显著特征。适当地结合屋顶与建筑的体量，是建筑艺术发挥的空间。这时期南京中山陵被认为是代表作。

今日之台湾，这种方向仍持续不变。官方建筑在建筑活动中所占比例不大，但重要建筑有进一步中国宫殿化的趋势，较南京时代为保守，隐含巩固统治之意念与返回大陆的期望。

中国与苏联断绝关系后，为提升民族自尊心，发扬大中国主义精神，亦有提



南京中山陵



南京中山陵（取自1938年2月号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）

15. 在宫殿式之外，尚有不使用屋顶而用中国式梁枋装饰，有仅使用屋顶者，有采取中国建筑的片断者。见上引书，287页。

16. 中共的政策摇摆不定也反映在民族形式的建筑上。见《建筑学报》20世纪50年代各期。内地建造了不少中国屋顶的公共建筑，同时认可并完成长春未完工的伪满时期兴亚式建筑，见上引黄译问书。

17. 较引人注目的现象为民间住宅使用宫殿式的黄瓦朱门等装饰。官方建筑自完全传统的忠烈祠，到混合学院派色彩的故宫博物院，到传统形式简化的台湾科学教育与台北中山纪念馆式样，诸形杂陈，不一而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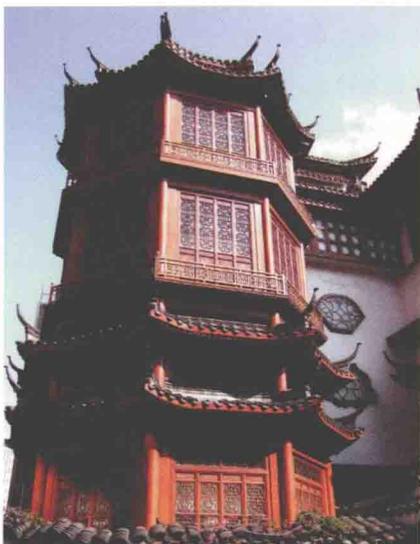
倡民族形式的阶段。其代表的形式是俄国式现代建筑，上加中国屋顶<sup>16</sup>。建筑被用为政治手段，如出一辙。

### （三）民间主导期

此一阶段为台湾民间经济蓬勃发展的近三十年间，非官方建筑所呈现的民族化努力。事实上，在广大的民间，建筑的活动一直持续着，如同民族的生命一样，自然延续着传统，但在现代化的都市地区，以现代的方法与制度兴建的大型建筑，早期大多为官方的活动，以容纳新式官僚体系为目的，民间只有在经济富裕之后，方有经营相当规模之建筑的能力。

民间在延续传统方面的力量主要来自建筑家之信念。由于建筑家有不同之信念，因此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多样的，很难用一种样式来说明。民间的建筑需要民间的决策者，亦即业主之坚定支持。一般来说，建筑主之目标是多样的，他们接受传统形式之挑战，其动机甚不一致。有时是文化使命感，有时是个人之偏好，有时是受社会风尚之影响，有时则为形象之建立。不同观念的建筑家加上不同动机之建筑主，使近三十年来，台湾在建筑传统的延续上产生十分纷乱的面貌<sup>17</sup>。

同时，此一阶段国际建筑的发展有戏剧性的变化。20世纪50年代现代国际



台北市街头民间所兴建的传统式样建筑



台湾科学教育馆是官方主导的传统式样建筑